

新加坡前外交官：

香港缺少的不是民主，是治理！

2019-07-21

发布在[中国故事](#)

<http://www.xinghuozk.com/89956.html>

作者：施棚

本文转载自：随笔南洋（ID:sgwritings_com）

本文作者比拉哈里（Bilahari Kausikan）是新加坡前外交官，曾任新加坡外交部常任秘书。原文是英文，题为《严峻的真相：香港抗议逃犯条例没有任何意义》，7月10日刊于《南华早报》，后由范莉译成中文，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发表时略做删节，小标题为大公报编辑所加。

在我写这篇文章时，香港的街头运动仍在继续，尽管引发争议的《逃犯条例》修订已暂缓。这场街头政治运动是2014年「占中」的新阶段。



造成两场街头运动的直接原因或许有差别，但同样之处在于它们都源自许多香港人的焦虑，他们担心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支配。我不知道这样的街头运动要持续到什么时候，但我很确定它最终会达成什么效果：一事无成！

自从19世纪末晚清以来，不管中国实行帝制、共和制还是共产主义制度，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向来建立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。我认为中国中央政府不会急于直接管控香港，但它也绝不会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。

暴力示威破坏「一国」

在香港和西方人士看来，「一国两制」这四个字的重点在于后两个字「两制」，但中国中央政府显然更在乎「一国」。北京方面愿意容忍「两制」的前提是「一国」不受影响。但香港示威者——尤其是那些违法、诉诸暴力的人——恰恰在破坏「一国」这个前提。



北京方面不会贸然采取行动。内地有更大、更迫切的问题要解决，这些问题因为中美贸易战而变得更加突出，所以在香港问题上可以等。

毕竟，香港会去哪里？香港又能去哪里？它无处可去。除了翻翻嘴皮，哪个国家会真的给示威者提供实际支持？没有国家。

西方人在看待香港问题时，一般都将其解读为香港人在要求更多权利与自由。也许香港人确实想要更多民主。我觉得他们的理想主义和勇气固然可嘉，但我怀疑他们没有常识。

从1843年由港英政府开始管治香港，到1997年回归祖国，这155年期间，英国一直把香港当做「殖民地」来管治，而不是什么民主政体；香港人是英王的臣民而不是英国公民。



只有等到港英管治即将寿终正寝的时候，港英政府才突然改恶从善，一下子把香港人政治的期待提高到没有任何政府能够满足的程度。

今天的香港人是公民，是中国公民。他们在「一国两制」下享有的权利与港英时期没有太大的差别，但比内地中国公民享有更多的权利。还想指望什么呢？

香港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民主，而是更好的治理。良好的治理离不开政治代表，但它们并不是同义词。



许多香港青年之所以上街游行，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挫败感，而造成这种挫败感的是他们对未来失去了信心。香港的平凡百姓几乎不可能买得起房，甚至稍微体面点的房子连租都租不起，其引发的社会后果远远超过住房问题。要实现政治稳定，就需要广大的利益与体制紧密相关的有产阶级。2018年，香港住房自有率刚刚超过49%。而在新加坡，这个比例是91%。

我怀疑在所有香港人里面，唯一让英国在意的是那些商业大亨。只要他们象征性地服从港英政府，基本上就随便他们怎么发横财也没人管，他们发财伦敦也跟着发财。香港老百姓之所以能享受到一些权利，完全是因为港英要为商业大亨创造发财的条件，只是顺便让普通人沾了光。



香港回归之后，这些商业大亨的权力没有被剥夺，但他们大部分财富可能已经不在香港了。正是他们的权力阻挠了香港改善治理，以及制定合理的住房政策。令我感到惊讶的是，普通香港民众的愤怒和挫败感竟然没有直接指向这些富豪。

我不认为北京方面会直接干预来稳定香港，因为这样做对香港是一个严重打击。同样，我也不认为中国政府的耐心是无限的。

香港稳定裨益亚洲

长远来看，发生在香港的事端只会使中国政府坚定决心好好整治这块地方，否则就无法无天了。不采取措施将对中国的统一造成更大的影响，特别是未来还要用「一国」的框架解决台湾问题。与「一国」相比，香港能不能维持繁荣，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个次要的考虑。



人们经常把新加坡和香港看作竞争对手。两者当然有某种竞争关系。新加坡可能因为香港的麻烦获得一些短期利益，不过真正深谋远虑的新加坡人明白，稳定繁荣的香港才符合新加坡乃至整个地区的长远利益。

新加坡对香港报以同情，这如同你的朋友或亲人感到绝望地想自杀时，你向他表示同情。

大多数新加坡人绝不会效仿香港人。与香港不同，新加坡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。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我们只能期望香港能在干预到来之前自行稳定下来。

示威者要明白一件事，修订《逃犯条例》恰恰是在强调「两制」。否则，既然都「一国」了还修订什么呢？另外，无论修不修订条例，难道逃犯躲在香港就能躲掉内地的法网吗？

- End -